

【流光碎影】

田家庄,承载北辛文化的土地

□徐可顺

在济南西部有个千余户人家的村子叫田家庄,它南伴玉符河,地势开阔,土地肥沃。平日里看上去,这个村子与周边村落并无二致:一样的黄土瓦舍、一样的树木花香,一样的车来车往……但若你得闲来个“悟空探照”,闲适的“土地”就会迫不及待地蹿出地面,双手作揖:“莫惊扰,此乃一方圣土!”

“土地”引经据典,煞有介事道出原委:此方圣土乃承载北辛文化的田家庄遗址,是远古时期先民休养生息的乐园,是咱们大济南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的文化遗址之一,比起耳熟能详的龙山文化还早2500多年,远古济南就是从这儿走起的。

来到村落东头,路北有一块“田家庄”石碑,碑文讲述着众姓氏人家在此生活700多年渊源。原来,明洪武年间,胡、赵、徐、李等三十多个姓氏家族由河北枣强迁徙而来,发现村内七圣堂和三官庙的大钟上皆注有“田”姓,遂取名田家庄。令人不解的是,到目前为止,村里独无田姓人家。

村南大坝,宛如飘带的玉符河水摇头摆尾扭动着身躯向你致意,犹如一支饱满的巨笔,由南向北拖着长长的笔锋,一路运笔,神奇地在田家庄这儿画了个弧,然后就直取西北一笔捺流向了小清河。田家庄遗址恰好就在玉符河北岸的转弯处,它东西长200米,南北宽150米,略高于周围地面约3万平方米的田地,仿佛显示着它生来就与众不同的荣耀身世;而慈母般的玉符河水,也以斑斓闪烁、粼粼波光为韵,叮咚咚一路。



照片由李霞提供

欢歌述说着先民沿河而居一的生存智慧……

相传元始祖初年,这儿矗立起一块石碑,碑顶盘附着的两条巨龙,将“朝真观碑”四个大字紧紧吸附在身上。碑底坐在一只赑屃背上,状如乌龟,以负重闻名的赑屃昂着头不屈地驮载着石碑迎风冒雨前行,这就是乡人们所称的朝真观。令人惋惜的是,这座见证远古文明的石碑,现在已不知归处,或者已悄然化作尘土融进了时光隧道。这使我想起了那天我与乡人一起去寻觅这块石碑原址,置身高约两米的草丛中,我们拨开缕缕杂草,找了足足一个多小时,也寻它不见。

乡人说,朝真观前面原先还排放着三块四米见方的大石板,这是先民们说事拉理、评是非善恶的地方,相当于现在的乡村法庭吧。如果两人生事要评个理

儿,他们不会野蛮地以力服人,而是站在这大石板上,双方各说各的理儿,最后由大伙评判。理屈词穷的一方自然掩面下台,“息诉罢访”,不再生事。

黄土之上的足迹固然可表,黄土之中的文明更让人叹服。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一个偶然机会从遗址处发掘出不少先民用过的石斧、石铲、猪牙、蚌壳之类的生产生活用具。其中最能体现先民谋生智慧的,是一种供研磨用的石磨盘,它由质地坚硬的花岗岩做成,是先民们“囫囵吞枣”进食向“细嚼慢咽”过渡的见证,乡人称之为“石臼”。其他如猪牙等遗存,让我们可以想象的是那时先民已开始饲养马牛猪羊等家畜了;蚌壳的出土则证实原始生活状况下,先民们与河为伴、在玉符河里擦水洗衣、捕鱼捉蟹的场景……

日月穿梭,斗转星移。如今这方圣土,水还是那水,树还是那树,阳光依然在草丛之上光泽万物;所不同的是,除了文物馆和缩影在相框里的出土文物还能诉说属于那个时代的繁荣与文明外,在这片灵水圣土之上再也难觅可供世人回瞻的可睹、可触之物了。每每于此,乡人们流露的“早知道它这么重要,我们说啥也得管好啊”的惋叹就响彻在耳旁……不过,让人感到慰藉的是,2003年有关部门对这处遗址进行了登记保护,并收录在《中国文物地图集·山东分册》中。

如果时光可以倒流,我愿回溯到6500年前,俯地聆听“土地”述说那远古的文明,更想去抚慰心中一直矗立的那块石碑、那块方板,亲身体验一下先民们用心血和智慧磨出来的那方光滑的石臼……

印记



秋柳园杯 诗歌征文

投稿邮箱:lixiashige@163.com

高阳台·大明湖

画舫悠悠,
红荷绽放,
和风细雨轻柔。
蒲草青青,
白杨垂柳孤洲。
七桥正待东升月,
历下亭,
名士风流。
铁公祠,
尤记丹心,
廊庙貔貅。

名泉汇聚千年碧,
木兰舟摇落,
小院清秋。
携友邀朋,
品茶对酒观鸥。
笑谈今古民间事,
藕为神,
玉蕊含羞。
雪凝桥,
竹韵藏幽。
妙哉明眸。

贺新郎·稼轩祠

绿掩辛祠阙,
柳轻垂,
游人纷至,
敬恭诚谒。
一代词宗东坡后,
铁板铜琶未歇。
啼带血,
襟怀激烈。
湖上轻舟随歌舞,
更香罗粉颈环环列。
华宴摆,
竞饕餮。

词家曾想弥天裂,
问中原、
腥膻万里,
怎能清绝。
谁记稼轩惊天句,
满座衣冠似雪。
听见否、
悲歌未彻。
莫忘人间不平事,
舞长鞭、
把酒消心结。
谁共我,
醉残月。

水龙吟·华鹊新图

平畴沃野秋风,
大河宛转东流去。
华山耸峙,
含苞万古,
穿云破雾。
隔水相招,
鹊山虎卧,
险崖高树。
扁鹊留遗迹,
残碑茂草,
茫茫夜、
潇潇雨。

休问蒹葭生处,
大湖消、
难寻舟橹。
而今重绘,
水乡风貌,
龙舟争渡。
华鹊图新,
稻香荷艳,
白云苍鹭。
华苞开放日,
月明惊鹊,
锦蛇狂舞。

【乡村故事】

□蔡如葛

又到一年一度的植树节,脑海中不禁想起童年时代一个邻家姐,她长我两岁,很漂亮,活泼又随和,我喜欢她,她爱护我,整日里一块儿玩耍。

我老家是黄河岸边的一个村庄,我们常在大大的四合院中玩陀螺、踢毽子、跳绳、过家家、用筛子扣麻雀……尤其玩陀螺时最好笑,她有女孩的温柔,我具男孩的阳刚,那鞭子抽下去,总不如我的狠。所以,我玩时陀螺要转好多圈,她一玩,只转一圈就停了,为此,她抹

泪,我就憨憨地笑。有一次,弄到几棵桃、杏和白杨的树苗儿,我们就挖坑、植苗、浇水、培土,把其栽上了。你别说,院中的桃、杏苗儿,院前的白杨苗儿,几年以后,还真长成了树;我们也由童年进入少年。想起这些,我灵感突发,当即写成儿歌一首,题目叫《栽树》,其正文只有四句:“春风吹来暖洋洋,我和姐姐栽树忙,姐栽桃杏香满院,我栽白杨盖楼房”。我把它寄给报社,几天后竟发表了,当时我把报纸看了又看,看完就揣在

怀里,睡觉时还把它放在被窝里……报纸贴在肚皮上,我那颗少年的心啊,欢快地跳!

后来,我外出求学,她留在

家乡,据说,有一天她到黄河边

挑水,因河岸坍塌跌进黄河,那

汹涌的浪涛挟带着泥沙,打着

漩涡把她旋进了河底……

如今,那满院飘香的桃杏早已没了踪影,盖楼房也不再用白杨,这使我想起了崔护的诗:“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如今,不只人

面没了,桃花也不笑春风了!我禁不住想责问黄河:你是我们的母亲河,你滚滚滔滔,磅礴大气,为什么就容不下一个弱小、美丽的生命?!那时的黄河若能治理得和现在一样,我的邻家姐就不会有此厄运!

值得欣慰的是,我的处女作留在了报纸上,我把这张报纸存放在我的珍品箱里已几十年,每每植树节来临,我总要拿出这张报纸默读《栽树》这首儿歌,只期望年轻美丽的邻家姐在天堂能得到一丝慰藉。

【民间记忆】

□王长海

我的童年是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度过的,当时小学生业余文化活动匮乏,我唯一的业余爱好,就是去姥娘家听姥爷讲故事。

期盼已久的星期天来了,不知咋的,平时睡觉不叫不起,可是一到周日定会早早自然醒,匆匆吃过早饭主动提出一个人去姥娘家。从西门大街到东青龙街,少说也有三四华里,沿人行道一直向东行,路过大布政司街、珍珠泉、皇亭,过了一中,就见到新东门桥了。只见桥下从黑虎泉流出的水清澈见底,绿磨坊的木轮在不停地转着,顾不上欣赏美景,过桥即是东青龙街,到家了。

星期天走姥娘家已成惯例,刚进院就见二老一左一右坐在太师椅上等着我的到来,一句“外甥狗来啦”,接下来便是一顿粉蒸肉、炸酱面之类的济南特色美餐。最让我难忘的,是一种类似甜沫的粥,叫“油粉”。原料是姥爷提一只水桶去离家不远的后坡街粉坊买来的制粉皮用的下脚料——油粉。提回来,只见上面漂着泡沫,像做甜沫一样添些豇豆、芸豆、粉条、葱姜之类,开锅后煮成粥,喝起来咸中略带酸,美味无比,至今想起还流口水哩。

饭后,我赶紧拿只小凳子,坐在姥爷身前恳请他老人家讲一段。“话说唐僧、孙悟空、猪八戒、沙僧去西天取经……”这是

姥爷的开场白,每次内容不同,西游记故事是主篇,从石猴出世到大闹天宫,从三藏收徒到西天取经,什么三盗芭蕉扇、三打白骨精、智斗牛魔王等章节,讲的人绘声绘色,听的人津津有味,不知不觉接近傍晚。在二老催促下,只好不情愿地返家,心里盼着下一个星期天早点来。

我记得曾跟随姥爷到曲水亭一带租书看,他一生最爱的就是读书,对济南风俗人情、景区典故、历史故事无所不知,向幼小的我灌输了知识。比如:济南八景指哪些?我记得有大明湖的“铜壶底漏”,说下再大的雨,湖水也不会溢出;还有龙洞的“金瓶春晓”,相传立春

听姥爷讲故事

(作者 耿建华)